

《DP 中文 A 文学课程学习指导（第三版）》

电子资源库

10: 个人口头评论样稿

明确全球性问题涵盖内容：

全球性话题——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

本话题讨论的范围：探讨政治制度、国家、阶级、法律、法规等层面产生的问题；

议题包括：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制度与法律的局限性，和平与冲突的因源，性别的平等与权益，社会中的不公义现象，政府运作方式权力结构问题，社会的等级划分及不公平的现象等等。

学生讲稿：（10 分钟，录音）

老师好，我想通过“男女两性在婚姻中的不平等”这个从属于“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的全球性问题来展开我的个人口头发言。作为一个女性，我一直关注性别平等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和文化的限制，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处于和男性不平等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男女两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婚姻关系中男女不能平起平坐，女性或者被当成男性的玩物，或者被当作货物，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饱受伤害。今天我会通过三毛的《娃娃新娘》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来探讨两个文学文本对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呈现。

说起《娃娃新娘》就会让人想到童婚。《娃娃新娘》是三毛散文集《撒哈拉岁月》中的一篇。三毛的《撒哈拉岁月》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以明朗率性、俏皮幽默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落后的沙漠文化地区神秘奇妙的生活经历，对不合理的现象表示愤懑，对弱者表达深切同情。在《娃娃新娘》这篇散文中，三毛记叙了自己目睹只有十岁的姑卡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遭受成年男性以婚姻为名义的强暴而变成新娘的婚礼场面。通过对这场极端荒谬的婚礼描述，三毛对根植于落后的沙漠文化中男尊女卑观念下的不合理的婚俗制度所造成的女性身心伤害的现实表达了强烈的质疑与不满。

我选择了描写婚礼场面片段。从选段中可以看到，作者首先用了象征手法描述了一个不平等婚姻的场景：在第六行描写到“辽阔的沙漠被染成一片血色的红”，“血色”的天空，充满了血腥的色彩，情景交融的描写为接下来姑卡即将面临的残酷的婚姻暴力埋下了具有象征性的伏笔。

作者在第 15、16 行，写了三位女奴隶打鼓表演的场景，她们“随着鼓声开始唱起没有起伏的歌，调子如哭泣一般，同时男人全部随着歌调拍起手来”，没有起伏的歌、麻木的神情、哭泣的调子一直到天黑，这悲伤的气氛凸显了女性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与此同时，作者对男性旁观者的反应做出了描写，“鼓声仍然不变，拍手唱歌的人也是一个调子”，女人们在哭泣，男人却“随着歌调拍起手来”。这里的描写突出了女性成为男性娱乐的对象，男性的快乐建立在女性的痛苦之上，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烘托和讽刺批判。

作者在第 4 行写到这个大鼓“看上去起码有一百年的历史了”，鼓，在这里具有了象征的作用，象征并暗示了这种婚俗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传统，眼前的这次婚礼表演不过是无数次的重复而已。可想而知，这样的婚俗已经给多少女子带来不幸和伤害。三毛对女性的悲惨遭遇感到了切肤之痛，强烈的愤慨溢于言表。

为了更加突出鲜明地呈现出男女的不平等关系，作者用了行动描写具体形象地展示了这个丑陋的婚俗对女人的迫害，在第 29 行，作者叙述了阿布迪和他的一群成年朋友，连招呼也不打“冲进姑卡坐着的房间”后，“抓住姑卡的手臂硬往外拖”，他们的强势野蛮粗暴和弱小无助的姑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边是一群成年男人把姑卡反扭手指疯狂地硬拖硬拉，一边是十岁的女孩姑卡不堪男人的毒打痛苦地“低了头在挣扎”，她的尖叫和哭声“在夜空中回响”……这哪里是喜庆的婚姻，简直就是血腥的强暴。

阿布迪是占有者，他把这场婚姻暴力视为展现男性力量的一个好机会，姑卡是被占有者，她像一件物品一样被人摆弄。姑卡的哥哥无视自己的妹妹被男人欺负不得不反抗却又无力反抗的行为，竟说在婚礼上拼命打才是好女子，把对女性的暴力视为理所当然。面对姑卡挣扎的痛苦、尖叫和哭声，听着“大家都在笑”的噪音，周围的看客们也早已习以为常并以此为乐。

作者“看见这批人如此粗暴的去抓她”而感到“激动”和“愤怒”，直抒胸臆说出“不喜欢这种结婚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婚姻暴力的痛恨。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忍无可忍又不能不忍的苦痛，她为自己无能无力不能够保护姑卡而感到痛心和愤怒。叙述与描写生动地呈现出了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女性不被当成人而是被当成了男性占有的货物来对待，男性无视她们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她们被迫承受着婚姻所带来的痛苦，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触目惊心的婚礼场面描写，让我们看到了“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这一问题中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严酷性。

我选讲的另外一个文本是十九世纪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

19 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王当政却女权低落。中产阶级的女性婚前是父亲的财产、乖巧的女儿，无条件听从父亲的安排；婚后则是丈夫的财产、温顺的妻子、家里好看的装饰品，任由丈夫摆弄。《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

我选取的片段是第三幕前半部 40 行。在这一部分，剧作家设计了精彩的对话，并通过操作表情的提示，让男女主角围绕借据一事展开了激烈的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在这一幕戏中，夫妻之间的冲突是这个剧的主要冲突，一方是主宰家庭的男权主义者绝对强势的丈夫，一方是附属于丈夫弱小卑微的妻子。男女主角的语言、行为、性格的形成鲜明对比取得了极为强烈的戏剧效果。以此凸显了作品的主题，也形象地展示出婚姻关系中男女及其不平等的地位。

在前面的剧情中已经揭示了借据一事的由来。娜拉深爱自己的丈夫，为救丈夫性命伪造签字贷款，单纯的她没有料到丈夫会因为此事受到要挟，在担心焦虑中千方百计想要挽回后果。海尔茂知道了娜拉伪造签名借钱的事情，先是惊恐害怕：“（惊慌倒退）真有这么一件事？他信里

的话难道是真的？不会，不会，不会是真的。”对于娜拉的冒险救人的行为，他没有心存感激，反而觉得有损自己的名誉，对娜拉严厉指责谩骂。

这一幕戏中，作者给海尔茂安排了大段大段的道白，他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审判妻子的法官，不断长篇大论滔滔不绝，让观众感受到他在家庭中绝对优势的地位。他丝毫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一味地指责咒骂娜拉：“你这坏东西——干得好事情！”

平时口中的“我的小鸟儿”、“小松鼠儿”娇妻，变成了“伪君子，是个撒谎的人——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真是可恶极了！”“下贱女人”。

不但咒骂娜拉，还牵连她的家人：“你父亲的坏德性你全都沾上了一——不信宗教，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

他狂怒抱怨娜拉：“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喔，想起来真可怕！现在我让一个坏蛋抓在手心里。他要我怎么样我就得怎么样，他要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他可以随便摆布我，我不能不依他。我这场大祸都是一个下贱女人惹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几个动作提示非常传神。海尔茂面对羞愧得要去自杀的娜拉，“（把出去的门锁上）”，训斥她：“不用装腔作势给我看。（把出去的门锁上）我要你老老实实把事情招出来，不许走。你知道不知道自己干的什么事？快说！你知道吗？”言行举止无情且残忍。

他只顾破口大骂，不给娜拉任何解释的机会：“其实我早就该知道。我早该料到这一步。你父亲的坏德性——（娜拉正要说话）少说话！”娜拉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这一幕中娜拉的道白短少，充分显示出她没有发言权利，只有被动受训斥的卑微地位。但剧作家通过她简短的言辞和准确的动作提示，刻画了女主角娜拉所经历的激烈而复杂的内心斗争，不但展示了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展示了女主角娜拉内心的矛盾冲突和发展变化。

娜拉先是解释，想要让丈夫相信自己：“全是真的。我只知道爱你，别的什么都不管。”接着她想要自杀来独立承担责任，她勇敢地选择：“让我走——你别拦着我！我做的坏事不用你担当！”但是海尔茂不相信她并把她锁起来。

面对海尔茂无情的指责和谩骂，娜拉：“（眼睛盯着他，态度越来越冷静）现在我才完全明白了。”盯着的动作，表明了她正在用心重新认识眼前的人。“我死了你就没事了。”她愿意牺牲自己以求退让。

海尔茂却不善罢甘休：“哼，少说骗人的话。你父亲以前也老有那么一大套。照你说，就是你死了，我有什么好处？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这些事情我都得谢谢你——结婚以来我疼了你这些年，想不到你这么报答我。现在你明白你给我惹的是什么祸吗？”

无中生有的侮辱、指责，让她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冷静安详）我明白。”这一个动作和心理描写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娜拉的心理变化，她从惊慌混乱到平静，从幻想到彻底破灭，看清了海尔茂的面貌。

绝情的海尔茂随意剥夺娜拉作为妻子和母亲在家中的地位和权利，命令她：“把披肩摘下来。摘下来，听见没有！”，对她进行任意的处理：“咱们俩表面上照样过日子——不要改样子，你明白不明白我的话？当然你还得在这儿住下去。可是孩子不能再交在你手里。”

海尔茂对娜拉无情的怒吼和唾骂抱怨，让曾坚信海尔茂深爱自己的娜拉看到了他的自私胆小、虚伪丑陋。爱情和婚姻只是海尔茂获取个人名誉的手段，一旦危及到个人利益，他便无情地将其抛弃。娜拉看清了自己貌似美满幸福的婚姻真相，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觉醒，意识到在

婚姻制度里，自己不过是“玩偶”“替罪羊”，从来没有被当作平等的人看待，在这个自己付出了所有的家庭里，她没有任何人格尊严与权力地位。

剧作家让海尔茂用气急败坏的谩骂和诋毁呈现出了这个家庭主宰者的真实面貌，刻画了女性在婚姻中可怜卑微的真实处境。这里的冲突是婚姻关系中男权统治者与女性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这就为后来的两人决裂、娜拉决定抛夫弃子、为追寻平等对待独立人格的道路而离家出走做了充足的铺垫。

在这一部分，剧作家设计了男女主角的对话和动作表演，传神地揭示出了 19 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下男女婚姻的真实状况。社会是男权中心的社会，家庭是男权统治的家庭，女性被当作玩偶，没有任何地位和权力，她们用丧失独立人格为代价换来的爱和幸福是经不起考验的，随时会被抛弃。八年恩爱夫妻，一事反目成仇！娇妻变成罪人，彻底撕开了婚姻脉脉温情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了“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中婚姻中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丑恶面。

两部作品都采用对比的方式呈现了男女双方在婚姻中不平等的地位，控诉了婚姻制度和男性主宰者对女性精神及其身体的残害。（《娃娃新娘》中的男女双方力量、地位、权力形成的鲜明对比。《玩偶之家》中人物形象的前后对比，外在与内心的对比，突出了海尔茂卑鄙可耻的一面，在前两幕，海尔茂像是一个“正人君子”、“模范丈夫”，很爱他的妻子。最后一幕暴露出极端自私和虚伪冷酷无情的真相。）从两部作品中也都能看到作者以女性的视角揭露出婚姻的真相。可见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男权主导下的婚姻关系中，女性无自主权，是男性的附属玩物或货品。这个全球性问题跨越了不同的时空和文化环境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

法国 20 世纪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里指出，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由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和形成的“第二性”。女性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男女地位不平等不是自然形成的，是由社会与文化人为构建起来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文学作品对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所进行揭露和控诉，启迪人们——女性为争取应有的独立和尊严必须不断努力与奋斗。

教师提问：（5 分钟，录音）

提问重点 1：对文体、语境、受众、交流效果的考察。

例子：请你谈谈两种文体呈现这个问题的效果以及对受众的影响。

（提示：戏剧与散文作品各自的交流方式，对受众的影响）

提问重点 2：对具体文本和片段的理解的考察。

例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两个片段来讨论对这个问题的呈现？

（提示：这两个片段作家和在整部作品中的作用、价值）

提问重点 3：对这个问题理解的深度与广度的考察。

例子：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在今天的社会中存在的情况。

作为一个女性，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发现身边有哪些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提示：女性的流产问题的决定权利，职场上的机会与权益等）